

ISBN 978-7-222-05396-0



9 787222 053960 >

定价：2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丽江的边缘/洪卫东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396-0

I. 丽… II. 洪…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57946号

责任编辑: 陈粤梅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施建国

书 名	丽江的边缘
作 者	洪卫东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 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排 版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396-0
定 价	28.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目 录

序.....	余嘉华.....1
--------	-----------



边缘乡土

古道雄关.....	7
天红之巅.....	12
新海邑怀古.....	16
石头上的村庄.....	22
千龟拜老君.....	28
鲁甸印象.....	33
文笔山水记.....	37
送幅春联到龙山.....	40
群山中飘扬的五星红旗.....	45
白地俄亚行纪.....	50
纳西人家的婚礼.....	71
正月十五棒棒会.....	75
丽江古城.....	79
玉龙雪山.....	84
塔城铁桥.....	87





远古先民人畜共处的状况。纳西象形文字的“家”，写作“”，表现的是一对夫妻同坐在屋内。这表明“造这个字的时候，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形态”，“造字的时间应该大大晚于甲骨文”。纳西象形文和汉字的“家”字写法不一样，“却共同为我们完整地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轨迹”。又如汉字的“樊”和纳西象形文字“”，写法读音各异，但其意都是篱笆编成的围墙。后来社会发展，财富增加，贫富分化，私有财产的积累，篱笆渐渐被“土墙石墙砖墙水泥墙所取代”。“篱笆所体现出来的既有简单的遮拦，又是彻底的透明；既标划着地界，又开放着天空的自由心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作者通过一个个古文字的解析，让我们看到纳、汉先民们在思维与生活上既相通又相异，从一个侧面窥见了古羌族与纳西族、汉族的渊源。当然，纳、汉古文字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大题目，够写若干本专著。作者所举，仅是其中一二，更深入的探究，还有待来者。

《丽江的边缘》另一特点是，有的篇章多有作者独特的体验。如作者赴俄亚途中，在龙达河畔度过了一个难忘之夜：雨淋得浑身透湿，山陡路滑，极度饥饿、疲乏，渴望休整。但敲门，无人应答；投宿，无人接纳。无奈，只好摸到一个牲口棚中歇息。倒头睡在地上，屋里刺鼻的臭味、成群苍蝇嗡嗡的呻吟全然不觉。这样的经历，令人终生难忘。在和平的年代，又有几人尝过其中的滋味。又如作者写钓鱼人“眼睛静静地盯着，鱼漂不动，钓鱼人的心在动；鱼漂动，钓鱼人的心跟着动；鱼漂沉下去，钓鱼人的心提起来”，就在这动静之间，钓鱼人“感受着人间的美好和生活的充实”。以传神的文字，点出许多看似气静神闲、悠然自得的钓鱼人的波澜迭荡的感受。这些独特的体验，使文章增添了生活气息和艺术魅力，也增加了文章的深度和不可替代性。



由此看来，《丽江的边缘》有的篇章不仅在题材上有拓展，给读者开阔了视野，而且能以小见大，从边缘中感受到时代的脉动；有的篇章新见时出，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作者的新鲜见解来源于对历史资料的



新海邑怀古

三五十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静静地偎依在东山脚下。

西面是九河坝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解放大军进军西藏时就修建的公路——214国道，从南向北纵贯而过，将坝子分为两半。往南十几公里，就是剑川县城——南诏国时代的剑川节度使驻地，往北十几公里，可直达金沙江边；往东翻过大山，则是鹤庆坝子。

初冬的阳光暖暖地照着，稻子已经收过，惨白的谷茬仿佛在向蓝天白云倾诉着无尽的辛酸和无奈。没有翻耕的稻田里，插洞点种的大麦和蚕豆冒出点点新绿。田埂上的野草经霜打过，无精打采地保护着根部的嫩叶。村边的白杨树披上了金黄的衣裳。

农民们在往家里搬运稻谷，农家院子里传来打谷的声响。一声声雄壮的鸡鸣狗叫和小孩尖厉的哭喊，使我感觉正在走近桃花源。

我们要找的王老师家在村子的最北边。

一个龟形的小山包，王老师家就在山包的南面。王老师恰好站在山包上眺望九河坝子，老远就看见我们了。

王老师当了几十年辛勤的园丁，在一个个山区的乡村小学之间调过





必然使它成为各界人士议论褒贬的焦点。

滇西北地区是中国自然风光最富集、民族历史文化最丰厚的地区之一。随着云南省旅游支柱产业的开发和建设，特别是三江并流地区的开发，“西南夷道”、“茶马古道”这条历尽沧桑的大通道，除了沟通滇川藏经济文化交往之外，还将以崭新的面貌，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把滇西北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向世界，为滇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而进一步完善丽江—德钦—中甸—丽江（宁蒗）的环型旅游线路，则将使丽江在整个滇西北经济文化圈中的战略地位及中心位置更加突出，并将开启丽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狼毒花盛开的原野

初夏六月，是迪庆高原最美丽的季节。

山头云雾笼罩，使她褪去了许多雪域高原的神秘色彩，冰蚀山丘和大片冰渍湖演化成的山间草场上，开满了成片的狼毒花，像一片片金黄的地毯，使高原草甸显出一派富丽风光。据说，狼毒花的多少，是草原生态退化与否的标志，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美丽的狼毒花预示着的未来，则并不美好。羊群和牦牛群在草甸上自由地吃草，给狼毒盛开的原野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魅力。

很多草甸被辟成了农田，种着洋芋、油菜、青稞，盛花的洋芋和秋油菜被竹篱和柴篱圈成一个又一个大花园。一座座守候着丰收的粮架，仿佛一个个巨大的靠椅，期待着秋天的欢乐时光。宽阔的草场、美丽的田园、肥壮的牛羊、高高的粮架，渲染出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相互交融、协调发展的浓郁氛围。

越近中甸，藏族风情越浓。民房样式与丽江一带差别极大——白土筑墙，屋顶上大多是木板，也有一些新建的房屋盖了瓦。粗大的柱子只到楼板，屋顶则用细木三脚架支撑着。屋墙三面都开有小窗，藏式窗洞，窗芯则多是“美女窗”式样，院墙多用草地上铲来的草皮块覆顶。整个院落显得稳沉庄重，极具特色。





了，听见有人在商量找东西吃，听见有人说矿泉水瓶可以烧开水，听见有人说找到了猪饲料，听见有人说找到了炒面……

天蒙蒙亮，我就醒来了。走出去一看，雨晴了。我们“住”的地方在一片玉米地边上，圈里的骡子和羊群不断发出不安的声响。早晨清新的空气，使我感到体力恢复了许多。同伴们也都醒来了，决定马上赶路。我又走进“屋里”去拿相机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牲口的骚臭扑面而来，头一下就昏了，苍蝇嗡嗡的呻吟，似乎在告诉你这是一个另类的世界……我不明白昨晚怎么竟闻不到这样难闻的气味，更不明白我怎么竟能够在这样的地方睡过一个晚上……我找出二十元钱，插在猪草堆上，锁好门，跟上同伴。新的问题又来了——有人竟患有恐高症，而昨天晚上竟然安全地走过来，现在天一亮，无法走路了……

六、“若给俄亚着”——美男之星掉落在俄亚

丽江流传着一首优美的纳西族民歌：“哦玉苏水头，叫哥去磨刀；磨刀磨不快，哥名不如人。哦玉苏水尾，叫妹去浣纱；浣纱浣不白，妹名不如人。”还有一句名言，年龄稍大的纳西人都知道：“眯给塔展着，若给俄亚着。”意思是说美女之星掉落在塔城，美男之星掉落在俄亚。在东巴经中，无量河支流龙达河被称为“苏吉（意思是铁水河）”，居住在龙达河流域俄亚一带的纳西人被称为“苏西（铁水部落）”。

在丽江说起俄亚，大多数人知道的恐怕也就仅此而已。

俄亚纳西族民族乡，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西南角，处在滇川两省的丽江、中甸、宁蒗、稻城、木里五县交界处，南部和北部与稻城县（属四川省甘孜州藏族自治州）和中甸县（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相接，是一个“鸡鸣两省五县”的地方。

据《木里县志》记载：俄亚是木里县的“第二大都会”，人口仅次于木里县城。分为俄亚大村、苏达、立碧、俄碧、卡瓦、鲁司六个行政村，共有二十六个自然村，六十八个社，七百一十多户，五千一百三十



有一座与山坡相连的巨大岩包，叫“俄亚艾纳威”，人工打出的两条石梯小道从龙达河边盘转而上到达包顶。这里是开发俄亚的纳西族先民最早的居住地，俄亚纳西族头人“木瓜（军队长官）”家就建在岩包的最高处。随着人口增加，才在与岩包相连的山坡上开辟出新的居住点。俄亚人把自己的村寨称为“俄亚构都威”（俄亚老鹰坡），“艾纳威”就是鹰头。从龙达河对岸的山坡上远远望去，长满仙人掌的艾纳威和它后面山坡两侧层层叠叠的碉楼，确实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山鹰。

俄亚的纳西族民居为石块磊墙、白土覆顶的“平碉”。东巴经中有两个象形文字“𑄎”和“𑄏”，意为“房屋”和“村庄”，连成一片的俄亚大村和一座座平碉，就是这两个东巴字的生动再现。平碉有三层，底层关牲口，中层住人，上层做库房。住房和纳西族古老的住房布局相同，“丁”字型的“格姑鲁（靠里面的尊贵座位）”绕着火塘和中柱，下面是一家人的活动空间。鸡、狗、猫都和人杂居在一起。上下用独木梯，有的人家则在墙上砌进石条，做成石梯。

村里的田地都在龙达河对岸，大牲畜也都关在田地边或山坡上修建的“庄房”里，所有的农事活动必须经过艾纳威上开凿出来的小路，过龙达河才能进行，饮水也都要从龙达河汲取，生产生活极不方便。但由于俄亚构都威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形，可以有效防御外来侵扰，人们都不愿离开大村去开辟新的住所，连乡里的小学校也办在山脚的河滩上，因此龙达河对岸只有孤零零的乡政府大院和乡里的购销店。乡政府周围还有两家私营杂货店和唯一一家小吃店。

纳西族开发俄亚的传说在俄亚世代流传：四百多年前，俄亚到处是原始森林。丽江木天王家一个叫威赫嘎启的猎人（一说是木天王的管家），从丽江过金沙江沿无量河（这条路是丽江到俄亚最近的路，一般是在奉科乡的“三江口”渡江）打猎来到这里，萌发出定居的念头。他在艾纳威的一棵树尖上挂上装满箭矢的皮箭囊，树尖被沉重的箭囊拉弯了头。他在心里祝愿：我要搬来此地居住，如果神灵答应并保佑我，明



“改土归流”之后丽江人民的美好愿望，应该是一种附会性的说法，没有多少历史依据。

丽江古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宋代末年蒙古军队征服云南以前，纳西族四大支系“依山负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这时的纳西族地区，虽然有了一定规模的聚落，但由于社会经济尚处在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型期，聚落建设主要以军事攻防为主，往往择险要地形来建立城寨，形成“一夫当关，万夫难开”的险胜之城，今天还保留较好的“宝山石头城”，应该就是这种古代城寨的遗存。

忽必烈攻灭大理国的两次军事行动，前一次打过纳西族聚居区的腹心地区，到达大理国的边境九河一带，与大理国的高级将领高禾率领的军队进行决战并杀死高禾，弄得大理国和南宋朝野震动。后一次则既彻底打败了石鼓至塔城金沙江沿线纳西族的抵抗，又接受了宝山、白沙等地纳西族的投降，同时也彻底打破了纳西族各大支系之间的势力平衡。元宪宗四年（1254年），元朝在“罗婆半空和寨”（今丽江石鼓）设置“茶罕章管民官”，代表中央行使职权管理今丽江一带，首任长官为巨津州（今巨甸）的纳西族土酋和牒。虽然和牒及其所属的家族在“罗婆半空和寨”与元军进行了长达七天的艰苦战斗并最终被打败，但因为他们的实力还十分强大，忽必烈不得不改变蒙古军队遇到抵抗则屠城灭种的残酷做法，让和牒担任了首任纳西族土司。

元世祖中统四年（1264年），虽然当上了茶罕章管民官的和牒、和石家族还是由于对被元军战败心怀不服而举兵反叛，遭到了元军的彻底镇压，势力削弱，“茶罕章管民官”职务改由投降元军并为元军南征麓川做出贡献的白沙纳西族土酋阿宗阿良（麦良）家族担任。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中央改“茶罕章”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作为一个地方和一级政权的名字，正式记入中国历史。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废府，于通安州（今白沙）巨津（今巨甸）之间设立宣抚司，从而为纳西族地区走出“互不统摄”的部落形





万岁之鉴

公元597年春天，一支大军浩浩荡荡，由越嵩（今四川省西昌市）南下，平定南宁州（今云南省曲靖市）、昆州（今云南省昆明市）等地的叛乱。

统帅这支大军的，是隋文帝御下的太平公、左领军将军、行军总管史万岁。

发动叛乱的“蛮酋”纂玩的乌合之众，自然不是朝廷大军的对手。史万岁一路势如破竹，“贼前后据要害，万岁皆破之”。史万岁率领大军，沿着当年诸葛亮征南蛮的古道，深入南中（今云南省）。

传说在一座关隘上，史万岁见到了诸葛亮留下的“诸葛纪功碑”，背面的铭文清楚地写着：“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踌躇满志的史万岁命令将士们推倒了这块石碑，碑下却又露出字来：“隋开皇十九年，史万岁过此，复立吾碑。”惶恐万状的史万岁恭恭敬敬地把石碑重新立好，率军挺进滇西，直捣西洱河（今云南大理）。纂玩拱手投降，南中之乱被平定了。

在这则传说中，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诸葛亮，预见



舞

在古代汉字中，“舞”字被“造”过两次。

汉族先民第一次“造”的“舞”字，甲骨文写做“𠬞”，这是一个象形字，画的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张开双臂，双手提着兽皮或是兽尾做的道具，翩翩起舞。对于这个字所表现的古代生活和造字来源，《吕氏春秋·古乐篇》有一个精到而简练的说明：“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金文演化为“𠬞”，舞者所提的东西上加了“口”形，道具变为上从“甘”，小篆写做“𠬞”，舞者的道具已经分为“甘”和“木”两部分，到了隶书的“舞”字，已经完全看不出造字时的原貌，只有下面的四个小点还留有“木”和“人”脚的蛛丝马迹。

这个“舞”字，后来被借去表示“没有”的意思，成了“無”字，于是先民们又重新造了一个舞字：“𠬞”，下部分增加了表示动作的符号“𠬞”，（即今“舛”字，为两足相背之形。）十分形象地表现了舞者“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的生动形象。



古代汉字中的“舞”字，还有两种写法，一个是“𠬞”，意思是“持羽而舞；另一个是“𠬞”，意思是巫者求神之舞。

纳西族象形文字中的“舞”字，有四



专·乱

现代汉语中使用的“专”字，在远古时代，并不是“专门”的“专”，也没有现代汉语中的“专”的意思。

“专”，甲骨文写做“𠄎”，左边是一个纺线用的纺锤，右边是一只手，表示用手旋转纺锤纺织。金文写做“𠄎”，简化掉了纺锤的下部，手的位置从侧面移到了纺锤的下方。战国文写做“𠄎”，纺锤上下出头，即纺锤的杆往外延伸，下部与手相接，表示手旋转纺锤，小篆写做“𠄎”，纺锤由圆变方，呈“甫”字形，下部的“手”已经变为规整的“寸”字。

从甲骨文到小篆，“专”字一直是纺线的形象描绘，虽然小篆的字形由圆变方，显得工整一些，但纺线的基本造型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

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纺织材料是麻、葛等植物纤维和羊毛、蚕丝等动物纤维。1921年仰韶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陶质纺锤，专家推定那是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前的东西；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麻布的印痕；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古代遗物中，有葛布残片；在殷墟发现的青铜斧上，附着有绫织绢的残片，发掘报告说那是用家蚕之丝纺织而成的。

《诗经》中的许多描写农事和描写农村男女青年恋爱的诗篇，都写到“言采其葛”一类的劳动。至今，包括丽江在内的中国的广大山区农村，老百姓仍然还有自己织麻布、织蚕丝布做衣物的传统。丽江山区还有一种称为“火草”的植物，它的叶片背后，有一层绵绒，扯下来就可





一片萝卜土豆蔓菁之类圆形的东西插在另一头，把丝线从凹槽穿过使之卡住，拴在棍上，就得到一只称手的纺锤。上山砍柴也好，下地背粪也好，背小孩串门也好，都可以随时纺线——也许东巴字中所画的那种坐着纺线的情形，画的恐怕是纳西族的贵族妇女吧。

纺好的线，还要用丝框整理一遍。主要是用丝框一边摇一边扭，使纺好的线更加紧密，加工过的线则绕成线团。描画这一劳动过程的古代汉字，今天写做“乱”。

“乱”字，金文写做“𠂔”，上下是手，中间一个横写的“工”，表示的是丝框，古代称做“𦉳”，其上有丝，整个字表示双手协作，把丝理在框上。战国文写做“𦉳”和“𦉳”，两个字都基本保留了金文的字形特征。前一字加了“乙”，表示抽拉的意思，后一字省去了“工”，却加了四个“△”，表示把很多的丝理出来。小篆写做“𦉳”，基本上沿用战国文字的前一字，只是“乙”被加长，内侧多了一点。

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同样对这一劳动过程做了描绘，写做“𦉳”，读做“daɪ”，或“ɣuɪdaɪ”，方国瑜先生解释为“织也，从坐妇织补。”其实，从字形本身来看，也许还是纺线。

今天，任何一个都市妇女在商场挑选布料的时候，恐怕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些布料的老祖宗，竟是“专”“乱”出来的。文明世界的布料，已经是石油和煤炭等高级物质的延伸品了，而寂寞的纺锤和“𦉳”，却还在工业文明延伸不及的深沟大川里，和麻布、蚕丝等原始的东西陪伴着无法走出贫困的人们，孤独地转来转去。

至于那些纯手工制作的布料，在丽江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上得到游客的青睐，那是另一回事了。







一中国古代哲学的顶峰之上，矗立着的其实就是一对黑白分明的“阴阳鱼”，它清楚地表明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鱼已经从一种很容易得到的食物上升到了哲学理念的范畴。

据介绍，在亚马孙河流域，生活着一种凶猛的鱼类，叫食人鱼，那是一种凶残的鱼，可以在两分钟之内把一只落水的白鹭撕吃干净。这种鱼是否真的吃人，似乎没有确切的报道，但它们锋利的上下牙被当地土著用来当作理发工具，却是事实。

纳西族象形文字中，“渔”被写做“𩺰”，又写做“𩺱”，读做“beŋ”，方国瑜先生解释为“钓也，鱼竿入水垂钓。”这一字型与甲骨文的造形虽然不同，但造字思路却是完全一致的。大概是因为古代纳西族更多地从事畜牧的缘故，鱼在纳西族的古代文化中，不像汉族那样影响深远而广泛，但是在借鱼来表达纯真而美好的爱情这一点上，纳西族和汉族又是一脉相通的。在纳西族的古代民歌传统大调《柏雪会》中，我们可以读到常青的柏叶和洁白的雪花变成的鱼和水，一路缠绵悱恻、深情婉丽地寻找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艰辛历程，一对恋人忠贞而丰满的形象，跃然纸上。

鱼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而渔又使人类从幼稚走向成熟。当我们轻吟着“轻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古诗，手持鱼竿修身养性地垂钓的时候，有谁能想到，我们的大脑，就是从鱼的大脑进化而成的？科学家证实，人脑如果除去后来形成的新皮质和边缘系统，剩下的爬虫复合体与鱼脑并没有两样，而胎儿在子宫内的发育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祖先进化中所遵循的完整过程的浓缩，他要经历与鱼、爬虫类、非灵长目哺乳类动物非常相似的发育阶段，在鱼的阶段还存在腮裂——那就是人类腮腺炎的根源，也是鱼送给人类的、永远无法使人类忘却的纪念。



富

富，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人生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不同的内容。古代汉族先民观念中“富”的具体标准，在古代汉字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富”字，甲骨文写做“𠂔”，画的是一所房子、里面存有装满老酒的酒坛。意思十分明显：家有老酒，那就是富。金文写做“𠂔”，形象与甲骨文相似，只是在酒坛上加了一横，表示酒香飘逸。战国楚简写做“𠂔”，房子变成了“秃宝盖”，下部分开，酒坛上的花纹省略成了一横。小篆写做“𠂔”，基本上是承袭金文，字体中间表示酒坛口部的“▽”变成为“○”，酒坛上的“土”字形花纹变为“十”字形花纹。

有酒即为富，这种观念反映了农耕文明的特点和古代汉族先民嗜酒的习俗。

农耕社会中，“民以食为天”，收获的粮食多了之后，自然就富裕，“仓里有粮，心中不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因此汉字里表示“多”的“裕”字就是“衣谷相加”，意思就是丰衣足食。粮食吃不完了，如果再加上精深加工不足和商业流通困难的局限，那就只有酿酒。——这是直到今天，也是农村人家都会的手艺。酒是越陈越好，酒要贮存才能变陈，只有贮酒多了才能显得富裕，因此，在古人看来，把家里贮藏了很多酒坛的样子画出来，就成了“富”字，十分形象而自然。

酒能舒经活血，祛风散寒，解除疲劳，先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吃饱之后再饮一壶老酒，晕晕乎乎之时，不免就要跟着发出“帝力于我何有哉”之类的狂言妄语来了。



中，用大量充满感情色彩的笔墨，生动而饶有风趣地写下了许多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丽江纳西人饮酒的独特方式和有关饮酒的生活场景。我们在这里引用几句他写当时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与酒的事情：“……大约在下午三点钟集市到达高潮，然后开始回落。到四点光景，‘鸡尾酒会’正热闹中。大街两边有许多‘高级酒店’，来自远处的饥渴的男女村民都朝酒店走去。……无论男人女人或小孩，大家都饮酒，白酒或窖酒。两岁以上知道自重的孩子不喝杯窖酒就不肯去睡。……我总是同情阿托里（丽江西边的一个山村）妇女，她们背着沉重的装满食品和酒的篮子，而她们的男人骑着马得意洋洋地走了。有一天我问这些妇女中的一个，那时她刚把一个沉重的篮子抬起来背到背上。‘太太，你们为什么不得不背所有这些沉重的东西而你们的男人总是几乎空着手骑着马回去呢？’她转过脸来对我说：‘晚上哪个女的会喜欢一个疲惫不堪的丈夫呢？’我经常奇怪地看到每天晚上大量的酒被妇女们背到她们住的村里去。有一天我向一个妇女提出这个问题。‘啊，’她叹气道，‘必须引丈夫喜欢，没有一个丈夫，一个女人什么也弄不成，不管她多么有钱有势。’……至于他描写、叙述的许多当时丽江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的各类酒会，那就更多了。

直到今天，煮酒（烧酒）、酿酒（黄酒，也就是窖酒，那可是云南省的纳西族省长用来招待英国女王的酒啊）、做米酒，以及饮酒、好客的习俗，还在纳西族的社会生活中延续着。因为假酒太多，现在的纳西人又从现代喝回到古代，以喝“本地自产酒”代替了外地甚至外国运来的名目繁多而又鱼目混珠的各种名酒，古老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11月9日